

Lt:Win

第 239 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木易石(美国)

木易石绝句二十首

(2021.4 - 2021.6)



作者简介: 杨硕, 字木易石, 工学博士, 美籍华人。出生于中国辽宁大连。热爱大自然的风霜雪雨, 山水草木, 星云日月, 碧海蓝天。

钓翁小憩唱渔歌。

五绝 晨景

小巷无人语, 高天有鸟音。晨阳初照树, 长景入松林。

雨后

白雨清烟热意除, 干枝细叶早舒舒。冰杯卷起千堆雪, 六月霜天可有无。

雷阵雨

黑云拈碧树, 白雨跳珍珠。滚滚惊雷重, 炎炎暑气枯。

看雾

树静枝缠雾, 天低野旷烟。晨阳初照影, 恍恍似娟娟。

晨凉

夏热追风去, 风凉露草茵。平阳长照影, 小路狗遛人。

水乡梦

绿水远流长, 青山在梦乡。吴侬听画里, 何处不钱塘。

雨后

雨后山濛色, 湖前水澹烟。浑波透鱼影, 摆尾破云天。

溪唱

风涟雨注满山池, 水浸泥流草木滋。一曲洪歌谁向颂, 听涛枕石好聆诗。

晚餐

两盘小炒一砂锅, 叶绿虾红蒜爆多。干贝生汤豆丝细, 眉毛飞去酒无歌。

车行

大道朝天去, 宏云扑面来。几轮风雨尽, 野旷景无埃。



作者木易石在底特律西郊垂钓。

夕光小巷

一片晴蓝催绿叶, 满枝喜鹊待温柔。斜阳和煦风铃动, 树影颇长小巷幽。

竹溪·松瀑

竹露问松霜, 随溪可远长。涓涓听瀑处, 任尔落飞扬。

霁色

轻风簌雨洗窗纱, 捂暖冰轮入梦家。晨鸟催醒新绿色, 晴蓝一片不看花。

黑牡丹

绿叶红妍自有期, 娇揉造作染芳枝。星辰月下香无主, 只怕花神是鬼妮。

溪流·白玉兰

云姿蝶影倩溪流, 玉澈冰清雪亦羞。月下听风歌一曲, 暗香何处不温柔。

风笛

风吹竖笛陋房前, 花落香飞赴酒泉。近日春枝生瘦叶, 引来夏雨壮青烟。

梨花

满树清香又绽枝, 冰心素蕾向谁痴。但因那日天飞雪, 直驾东风洒雨滋。

暮春

雨霁云天丽, 林深翠鸟鸣。落花香此去, 新草倩由生。

牡丹

昨夜星河璨, 今天碧叶蓝。风香红影至, 归梦洛阳南。

夕阳下渔歌

金阳照水赤湖波, 似锦云霞雁织梭。莫怨鱼儿不停嘴,

七月流火, 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已经热的让人受不了。还好, 昨晚下班时没有关闭空调, 今天打开小店大门后, 就像从桑拿浴中进入了寒山寺, 冷风凉气直入裙袂, 赶紧套上工作服避寒。

一番准备工作就绪, 望了望窗外, 两个方向的人行道上都空无一人, 就连往来车辆都少的可怜。高大的枫树无精打采, 绿色的叶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垂头丧气, 被热风推着荡起热浪。也罢, 打开电脑, 进入自我的小空间, 抓紧时间完成昨晚新接到的任务。

她们是我的三位好友, 同龄不同姓的好姐妹。上过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 十七岁那年一同下乡去了同一个山区。七月中旬, 她们要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知青六十年聚会, 我的任务是给她们写一首朗诵诗, 三个人联合诵读。将六十年的往事汇集成一瞬间, 谈何容易? 更何况她们三人那波澜壮阔的经历, 从何起笔? 闭目沉思, 始终不得要领。

叮铃铃! 门铃响了! “Morning”, 像往常一样, 我一时间还不能从筹组文字的思绪中转向现实, 机械地转向店门。

“Morning”, 随着亲切的回应, 一位瘦高的小伙子已经站在了柜台前。大波浪卷的棕黄色半长头发盖住了他的半个额头, 飘逸在他瘦长的脸上, 自带一种艺术气质。摘下棕色墨镜, 见到了一双蓝色的眼睛。他狡黠地眨了两下眼睛, 摘下黑色的口罩, 咧着嘴, 又指指自己的脸, 然后戴上口罩。

我是小安德烈啊! 十多年前, 我和妈妈就住在大楼上, 我曾经在你的店里捣乱来着。

你妈妈是钢琴老师? 我想起来了, 小安德烈, 那个捣蛋鬼。因为还有一个大他几岁的安德烈, 我称他为大安德烈。大小两个安德烈, 再加上一个夹在中间的伊万, 在这周围可算是有名的坏孩子了。他们在我的店里偷啤酒偷饮料偷巧克力, 他们也在对面的网吧里砸坏人家的电脑, 对他们几个男孩我是记忆犹新。

安德烈长高了, 前额更

马新云(加拿大)

美丽的红眼睛

加开阔, 鼻子也更挺拔。英俊之气定格在眉宇之间, 绝然不同于之前那个跟在大孩子后面, 缩头缩脑的毛小子形象了。因为太阳的暴晒, 通红的脸上汗津津的。

那年, 十多年前了, 你妈妈说要搬到小镇上去。

是的, 我们搬到南岸的一个小镇, 那里没有我的朋友。我妈妈在一家酒店做清洁工, 我突然张大了, 后来我改邪归正。说罢, 他又一次狡黠地挤挤眼睛。

想起了安德烈的妈妈, 我就会想起孟母三迁的故事, 单亲妈妈, 用心良苦。以自己最艰辛的付出, 换回儿子的回头。

你们搬回蒙特利尔了? 我不知道他此次拜访我的目的, 也就随便聊着。

是的。四年前我考上了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艺术分校, 就在前面不远。在俄罗斯时, 五岁我就学画画了。在小镇上我很幸运, 又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安德烈边说边从身后拖出一个购物的小车, 小车里插着几个大纸卷。他抽出一个纸卷, 在我柜台上摊开, 是油画。

我今年毕业了, 这些是我和我同学的画, 想卖出去。安德烈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这是临摹莫奈的睡莲! 真了不起! 我的赞美是由衷的, 无论是光线还是色彩, 都与我在网上看到的画极为相似。

他陆陆续续地展开几个画卷, 逐一给我介绍。我喜欢莫奈的色彩, 呈现的是自由与舒展, 灵动中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所以我听得认真也看的认真。

一幅 80 元, 两幅合计 150 元。可能是察觉到了我喜欢的情绪, 安德烈跟我谈起了价格。

突然想起了朋友小青, 她最近在自学油画, 我便给她打了电话咨询。我说作品应该还可以, 颜料质地可能不高。

小青说, 毕业学生的作

品虽说很难出精品, 但毕竟是一步一步正规学出来的, 价格也不贵, 喜欢就买了吧。还有, 请他来我店里, 我跟他聊聊, 也挑几幅画。

我选了《白杨树》和《睡莲》。我喜欢《白杨树》高挺的格调, 阳光透射时淡蓝淡绿的深蓝深绿的色彩替换, 生机勃勃。我也喜欢《睡莲》整体的静谧安详。一个是希望, 一个是脚下, 相得益彰。

这几天, 你见过网上传疯了的那十七年蝉吗? 这是我最近刚完成的。收好我的付款, 安德烈又将另一张画卷摊开。

几缕阳光洒向草地和树桩, 斜垂下的树枝上绿色的叶子中, 悬着两只通体透明的蝉。

“Beautiful red eyes”, 小安德烈指指右上角的英语字头, 又指指蝉的红色眼睛, 读出了声。

在泥土里蛰伏十七年, 然后在这个夏季突然醒来, 几十亿北美蝉一齐复活, 一齐出行, 一齐呱呱, 惊醒了世界。我们恰好碰上了! 这是刚刚蜕变后的蝉, 它生出了一双透明的薄薄的蝉翼。这一对美丽的红眼睛, 是它最为惊艳的特征。不仅仅是因为美丽, 更因为它可以看到十七年后的重生。就像我妈妈的眼睛, 她知道到哪里去给我一个重生。

透明的蝉翼和肢体, 在一丝光的包围中, 的确有一种让我震撼的美。但是我不想买, 我对动物有一种天生的恐惧症, 只可远观, 不可近视, 更不可能请进室内。

我说, 我朋友一定喜欢! 我给了他小青的地址。安德烈走了, 我给朋友的诗歌主旋律也在指尖形成。十七岁时的红色理想, 三十几岁时的奋发史诗, 五十出头时在各自岗位上的担当, 而今已近从心所欲之际, 却依旧做着各自的贡献。每一个十七年的蛰伏, 都是砥砺前行, 不计艰辛。每一次振翅高飞, 都是迎接新的挑战。

小青来电话说她也买了两幅画, 《韦特伊莫奈花园》

和《Beautiful red eyes》。

“美丽的红眼睛”多好的名字, 多美的蝉, 多励志的经历, 十七年一次的盛宴, 从一个纯洁的生命开始, 却在几

日之后悄然离去。小青一连用了三个多, 意犹未尽, 她继续说, 有了, 就叫这个名字!

给谁起名字了? 我诧异地问, 这么长一串名字怎么叫。

好叫! 而且朗朗上口! 哈哈, 是我的书名! 一直在纠结呢, 一个又一个书名都被我推翻了。十七年, 我也坚守杂货店将近十七年了, 集十几年心血而成的文集尾篇已在修改中。这何尝不是坚韧的蛰伏, 这就是我十七年孕育出来的美丽的红眼睛。如同我, 还有你, 还有每一位不向困难低头, 奋发生活的第一代移民。而且, 就用这张画做我的封面。小青越说越激动。

我的诗歌也完稿了, 不过取名“美丽的红翅膀”, 不跟小青的书撞名。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总是美丽与豪迈的象征, 展翅翱翔始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我没看过小青的书稿, 但“美丽的红眼睛”成为她的书名, 一定名至实归。

“我要让她像红眼睛一样惊艳地亮相。”小青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作品介绍: 马新云, 现居住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曾获 2012 年第一届《加华文学奖》散文组第一名, 获 2019 “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优秀奖, 微小说集《未若柳絮因风起》收入《我的中国心——海外华人微经典书系》(2019 年发行), 出版纪实文集《女人一枝花》, 诗词集《紫云清卷》, 诗歌集《恋曲七十弦》。



宅家日记 Day 463

6月28日, 小雨, 我们结束在牛津的周末旅行, 开着房车回家。

星期六上午从家出发,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来到牛津房车营地。此房车营地于牛津郊外, 距离牛津市区大概 15 分钟车程, 房车营地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 空气清新。

我们在门卫处登记, 然后在专门的加水处为房车加满水, 再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停到指定的地点。

疫情期间, 房车营地加强了防疫措施, 房车与房车之间加大了间距, 各公共设施如洗手间、冲凉房、洗碗处等为保证两米的社交距离, 营区工作人员做了很多工作, 如停止使用邻近的设施等, 工作人员定期清洁公共场所的门把手等接触处, 进入洗手间都需佩戴口罩。只有严加管理, 且每个人都遵守规则且严加防护, 是不会轻易感染上病毒的。

疫情下, 出国旅游受阻, 大部分英国人都选择房车旅游, 所以现阶段, 各房车营地都是满满的, 我们想开房车去苏格兰, 暂时都预定不了任何房车营地。

英国民众是乐于互相帮助, 见义勇为的。当我们把房车设置好, 一切安排妥当,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房车外阳光明媚, 草地绿油油, 见邻居房车的主人都坐在房车外晒太阳, 先生建议我们坐到房车外的草地上喝下午

静好(英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茶, 我同意了。于是我准备茶点、水果, 先生则在草地上摆好桌椅, 不一会儿, 丰盛的下午茶就准备好了: 有糕点、水果和英国红茶。我们坐在阳光下, 悠闲地享受着下午茶, 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先生坐的活动椅散了, 先生脸朝上倒在地上。

我一惊, 赶忙去扶他, 隔壁左右房车的主人也纷纷跑过来问先生: “你没问题吧?” 一位男士问我: “我可以帮忙扶他吗?” 我回答说: “当然可以, 谢谢。”我们合力扶起先生后, 这位男士拾起倒在地上的活动椅, 告诉先生: “你的活动椅没有固定好, 所以散了。”然后他做示范给先生看怎样固定好活动椅, 做完, 他又来检查我的椅子, 说: “你的也没固定好, 我来帮你固定。”然后他动手帮我的椅子也固定好, 并说: “这样你们就不会摔了。”我和先生忙向他道谢, 他的夫人站在一旁笑着说: “他自己曾经也没固定好, 摔倒过。”男士嘿嘿地笑着说: “我摔倒过, 所以有经验了。”我们向热心的邻居道谢, 然后继续享用下午茶, 同时也感叹: 吃一堑长一智, 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活动椅的使用说明, 非要摔倒了才知道。任何事, 只有疼过, 才会记忆深刻。

星期天早上, 吃完早餐后我们想去游览牛津大学。在房车营地外, 有公交车去市区, 以前我们都是坐公交车去, 很方便。现在因为疫情, 我不想坐公交车, 防止被感染, 故向先生提议: 我们走路去市区吧。先生同意了, 于是去问营地工作人员怎样去市区? 工作人员给我们一张打印出来的纸条, 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拿着纸条, 沿着上面的指示, 越过营区外的公路, 经过一个人行道, 来到风景秀丽的泰晤士河边, 视野豁然开阔: 河水清澈, 两岸绿树成荫, 繁花盛开, 河面上有很多划橡皮舟的人。

看到此情此景, 我突然想到了剑桥的康河, 康河比这条河窄, 但游客更多, 撑船游河的人也很多。先生也由此河想到了剑桥的康河, 他喃喃地说: 剑桥的康河游人更多。我笑着问先生: “你知道为什么康河的游客更多吗? 因为中国诗人徐志摩在哪里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再别康桥》, 很多人因为读了他的此诗, 所以去看康河、去康河撑船。”我边走边跟先生讲徐志摩的故事, 不知先生听懂了多少, 但徐志摩为康河带来了更多的游客却是不争的事实, 每年夏天, 多少中国游客不

远万里专程去剑桥、去康河, 去看徐志摩墓碑, 去游康河。

泰晤士河没有撑船可坐, 但有游轮, 我同先生说: 我想坐游轮游泰晤士河, 先生同意了, 他说我们先去河边餐厅吃饭, 午餐后再坐游轮。

我们来到河边室外餐厅, 这里游客虽多, 但不拥挤, 疫情期间, 为了避免减少近距离接触, 此餐厅的点餐、付款都在网上执行, 这样对年轻人很方便, 但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游客就不方便了。

在阳光下, 在风景秀丽的泰晤士河边享用美味地午餐, 微风轻拂,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悠哉乐哉。

午餐后, 我们先游览了附近的基督学院, 虽然是疫情期, 但来此学院参观的游客还是很多, 校区不对外开放, 游客只能游览学院的花园, 从外围观看学院的古老建筑等。

下午三点, 我们来到游轮码头, 购票上邮轮。因为疫情, 来此处坐游轮观光的游客不多, 也许大部分游客还不知道这里有游轮游泰晤士河。如果这次我们选择乘公交车, 也不会知道这里的。因为选择步行, 我们发现了这个人间仙境, 世外桃源。

旅行要学会随遇而安, 淡然一点, 走走停停, 这样方可发现异外的美景,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收获。